



公主，公主！

The princess

苏苏

卫陵：留在我身边，我可以帮你重建萨国。
阮昭宁：堂堂一国王子，居然就这样赖上了我？



一个是落魄穷国的
财迷公主
一个是挥金如土的
腹黑王子

在一场举世瞩目的国际盛宴结束后，他们居然……在一起了！！

飞言情工作室
重磅连载
继《顾念心安》后
又一甜宠力作

The
princess

公主
公主
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主, 公主 / 苏苏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94-0987-4

I. ①公…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7974 号

书 名 公主, 公主

作 者 苏 苏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飞言情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纪十年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324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987-4

定 价 32.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 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美丽文化



飞猪工作室

第一章**被表白 /001**

【淳宁很快便揭晓了答案：“我遇到卫陵王子殿下了！”阮昭宁愣了一下：“谁？”这么巧？他竟然住在这里？淳宁给了肯定的回复，然后说了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我还帮你向他表白了！”】

第二章**一百次心跳，一千次心动 /037**

【阮昭宁不明白这种时候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不过她迷茫的表情让卫陵的面色更加阴沉，卫陵边扯着她往外走，边说：“脱衣服。”】

第三章**最遥远的距离 /067**

【阮昭宁心底的湖泊掀起了一阵波澜，让卫陵这样身份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实属不易，不过她必须坚持自己：“不管殿下是什么意思，我都不能接受，因为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她毫不避讳地看向卫陵。】

第四章**用不褪色的鲜花鞋底 /093**

【第二天有关他俩的头条新闻迅速席卷了整个产国，之前的“亲朋好友论”被彻底推翻，用手机录制的小视频足足有四分钟长，其间百里郎和阮昭宁两个人一直是抱在一起的，并且……吻了两分十七秒。】

第五章**爱是喜欢，喜欢是交易 /120**

【卫陵知道怎么让一个女人兴奋，他的技巧很好，这无关爱情，只关乎情欲。阮昭宁被丢到柔软的大床上的时候想，如果在银城的时候便答应了卫陵该有多好，她就不会在这种时候想起百里郎，那时候她对卫陵，是有感觉的啊。】

第六章**说不出的 Sorry, Sorry /145**

【百里郎想说什么，被阮昭宁打断，她盯着他一字一句道：“不要说欺骗我或者欺骗你自己的话，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既然已经知道结局，过程便不再重要。什么都不要说，不要让我厌恶你，不然我会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我的。”】



第七章

你的好，我都知道 /179

【阮昭宁挣扎不过，干脆不再挣扎，听到卫陵低声问自己：“会想我吗？”

阮昭宁被他压到了鼻子，说话时带着鼻音，同时掺杂了几个国家的语言：“我永远都不会想你，我讨厌你。”】

第八章

驶向你的公主列车 /213

【事实上现在阮昭宁和卫陵已经很生分了，自从阮昭宁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之后，卫陵便一直对她不冷不热，完全按照她的话来执行。阮昭宁原本爱说爱闹，卫陵却喜静，他不说话，她就不敢过于闹腾，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便越来越压抑，到了后来交流更少。】

第九章

Bad love/241

【一句话导致阮昭宁又不开心了，卫陵看她没表情，脸也绷了起来，气氛顿时尴尬了起来。他正思忖着该如何开口，阮昭宁先开口了：“凭什么一辈子都是我做饭？”她颇有些委屈。】

第十章

王子的使命 /271

【卫陵扭回头继续往前走，步履有力：“是我的荣幸。”是他心甘情愿的，阮昭宁把这件事交给他也是他的荣幸，这大约就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使命感。】

第十一章

如果爱是否定 /307

【阮昭宁想说自己不明白，可是胸口难受得紧，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挂了电话，重新返回格丽宫。在回去的路上她第一千次警告自己不要再通过任何途径去找卫陵，他们结束了，结束了，可到底还是不甘心。】





第一章 被表白

【淳宁很快便揭晓了答案：“我遇到卫陵王子殿下了！”

阮昭宁愣了一下：“谁？”这么巧？他竟然住在这里？

淳宁给了肯定的回复，然后说了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我还帮你向他表白了！”】

终于熬到宴会结束，阮昭宁迟了各国的公主、名媛一步走在最后，还不时地回头看。卫陵身边的随侍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几乎看不出嘴唇在动，声音却传了出来：“殿下，昭宁公主又在看您呢。”

卫陵表情顿了顿，微微转头看了自己的秘书兼保镖兼司机谭戒一眼，才淡淡地道：“你确定她是在看我？”

谭戒看了看快步走出去的阮昭宁，又看了看不远处挺直了脊梁，面无表情疾步行走的阮昭宁的女官赵后玺，顿时乐了，道：“她又藏了什么？这个昭宁公主真有意思，每次来咱们尼丹都要‘捎带’些东西回去，他们萨国就这么穷？”

卫陵收回目光，转身离开，不在意地道：“不是捎带，是偷。”他步伐稳健，语气平淡，“萨国今年又发行了一大批国债，物价翻了一倍。”他说话总是说一半留一半，让人猜不透他的真正用意。

另一边，赵后玺跟上阮昭宁，语气不甘不愿地道：“殿下，你真的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妥吗？”

阮昭宁把玩着手里的水晶罐子，伽林的香气仿佛能穿透罐子散发出来，让她觉得身心愉悦。

她毫不在意地道：“不觉得。”尼丹国皇室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家族，光是种咖啡豆便投入了几千万研究经费，还买了大片土地来种植，产出却寥寥无几。由于十分珍贵，世人便称这种咖啡豆为伽林，而“伽林”二字对于尼丹国来说意味着最高荣誉，是尼丹国建国的年号，至今已经存续数百年，除了皇室，没人敢轻易用这两个字。

而且，若非国宴，伽林是绝对不可能被拿出来给外人品尝的，今天她也只是沾了成人礼的光。作为“特邀嘉宾”，喝点他们的咖啡能有多大点事儿。

赵后玺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道：“可是现在我已经不当小偷了！”她必须严肃认真地让阮昭宁明白这件事，同时她很不能理解电视上高贵聪明、漂亮优雅的昭宁公主，为什么私底下是这副痞子模样，还痞得这么理所当然。

“这叫劫富济贫。”阮昭宁对赵后玺的话很不以为然，“再说了，

要不是我，你能偷到柒区的东西？你已经给你们小偷界争光了，就别想着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柒区是尼丹国皇室居住的地方，安全等级为十级，平时连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进去。

赵后玺闭了闭眼睛，一字一句道：“我真的洗心革面许久了，不再当贼了！”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曾经天真地以为格丽宫里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安保措施又不严密，之后更是相信了昭宁公主有很多值钱私藏的传闻，而在她奔着阮昭宁的私藏去的时候，却掉进了阮昭宁设下的陷阱里，继而被送进了安全局，然后阮昭宁以一副救世主的模样出现了。被安排在阮昭宁身边当女官之后，她才惊觉这是一个惊天骗局，只是她并没有能力改变现状。

两个人绕过挂着无数名画的长廊转了个弯，阮昭宁看四下无人，心里思忖着怎么让赵后玺去给自己搞一幅白任之的真迹，不过看她这态度，明显不会再去。她看了赵后玺许久，吸了一口冷气，抱怨道：“你怎么就不开窍呢！来吧，让我给你分析一下。”

两个人进了尼丹国皇室安排的房间，阮昭宁挥手让安保人员全部出去，然后兀自坐在茶台旁沏茶。小罐子里放着特供的茶叶，她每次都只舍得用一点点。上好的紫砂壶让茶叶的味道变得更加浓郁，她有些不舍地在赵后玺面前放了一杯。看赵后玺牛嚼牡丹般大口吞咽，到下一杯的时候，阮昭宁还是没忍住，给她换了一杯白开水，招来赵后玺无情地一瞥：“殿下，咱能别表现得这么穷酸样吗？”

阮昭宁喝了一口茶，香味立刻在口腔内弥散开来。她完全不理赵后玺的讽刺，问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注意到你的吗？”

“总不可能是因为我太漂亮吧？”自从知道阮昭宁的本性之后，赵后玺对她便没有客气过，不过阮昭宁也根本不在乎。

阮昭宁有些嫌弃地道：“得了吧，看看你那胸，哪一点能和美挂上钩？要不是你自吹天下第一偷，你能有这等好运气被我看中？”

说起这个，赵后玺再次痛心后悔。她的技术确实很好，放眼望去，第二名离她有十条街那么远，年少轻狂的她在每次得手之后都会志得意

满地留下一个专属印记，也因此被阮昭宁惦记上了。可阮昭宁好歹是一国公主，使出的手段怎么能这么不上台面呢？

赵后玺咬了咬牙，问：“我现在是良民，不想偷了，你说怎么办呢？”反正她已经被盯上，这辈子都别想再在萨国当贼了。

阮昭宁看她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想到那天她从格丽宫逃跑的时候为了躲避安保人员，直接从窗口跳了出去，便知道她是个烈性子，宁可死也不愿失去自由，不过这也正是她的弱点。

“我这么说吧，你要是离开我的话，我会再次把你送回监狱去。”片刻后，阮昭宁又无所谓地加上一句，“这辈子都不让你出来。”

赵后玺猛地站起身，脸色不太好：“你怎么能这么卑鄙呢？你就不怕我告诉媒体？”

阮昭宁摊了摊手，道：“你不知道萨国的媒体百分之九十归国家控制吗？要不要我把外务大臣叫来给你讲讲？那老头可闲了，有事没事就爱找我聊天，我正烦他呢。”

赵后玺看了她许久，忽然明白“无言以对”也是噎死人的最高境界。她眼珠一转，想到了恶心阮昭宁的办法：“那老头不会看上你了吧？”

谁知阮昭宁根本不中招，还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娇媚地看了她一眼，娇滴滴地说：“本公主长得美，全国上下的男人都爱我，有什么好稀奇的。”……服了。

阮昭宁看赵后玺一副“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的表情，再次招呼她坐下，语重心长地道：“玺啊，你也别想着移民之类的歪门邪道了。首先，没有哪个国家会接收你；其次，你要是申请政治避难的话，我随时会判你叛国罪，叛国罪的结局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别天真了，老老实实地待着，等我哪天心情好，说不定就会放了你。”

“放了我？”赵后玺反问，一脸不信，“我认为你若要组织一个贼兵团呢，我还能给他们当个老大。”

明明是讽刺的话，阮昭宁却认真地想了想，夸赞道：“这个想法不错，我会考虑一下。”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厚脸皮大赛，阮昭宁是妥妥的第一名。

成人礼是世界级的宴会，每个国家的公主、王子或者顶级名媛都会受到邀请，所以这次来参加成人礼的多是各国的皇室成员。大家的排场都很大，豪气一些的直接包下一家七星级酒店，可是穷酸的昭宁公主殿下因为没钱只能每次都住在尼丹国皇室安排的地方，以至于别人离开时只需要派随行人员前来通知一声便可，她却必须当面道别。

此时卫陵正在处理一件棘手的事，听到机要秘书报告萨国的昭宁公主前来道别，正想要挥挥手让人找个理由打发对方，便听谭戒道：“请公主殿下进来吧。”

卫陵挑了挑眉，却没有说什么。

片刻后，阮昭宁跟在秘书身后进来，卫陵起身和她握手，两个人互相问候，场面话说得十分妥帖。卫陵在心里计算了一下，阮昭宁从见面开始用了两分钟夸奖柴区的环境，用了一分钟赞扬尼丹国的国情，之后又用了三分钟陈述了尼丹国的食物很美味，最后，才发出邀请：“不知王子殿下何时有空，欢迎来萨国进行私人访问，让我也有幸招待一次王子殿下。”

卫陵的话不多，看到阮昭宁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明晃晃地写着“快拒绝我”，便开口道：“有机会一定去。”事实上，萨国的财政收入和皇室资产，他恐怕比阮昭宁还清楚。

阮昭宁的脑袋微微耷拉，卫陵被她的这个样子取悦了，回头对谭戒道：“谭秘书，你注意一下我的行程，我还从未去过萨国，一直想要领略一下萨国的风光。”

这下阮昭宁的脑袋彻底耷拉了下去，不过她很快在心中盘算了一下尼丹国王子到访可能引起的效应和带来的经济收入，便愉快地与卫陵谈起了事前的准备工作。

大约是因为阮昭宁太能说，这次道别足足进行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阮昭宁想起还在门外等候的赵后玺，才依依不舍地站起身和卫陵道别。临走时，谭戒特意拿出一个礼盒递给一脸不耐烦的赵后玺，道：“这是我国皇室专用的伽林豆，希望公主殿下喜欢。”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阮昭宁。

阮昭宁微微笑着道了声“多谢”，然后堂而皇之地收下了自己该得

的礼物，这趟来尼丹国可是花了不少钱呢。

待到阮昭宁离开之后，谭戒跟在卫陵身后进了办公区，关好门，一脸稀奇地道：“你刚才看到她的表情没有？听到我说伽林豆她竟然没有任何反应，这脸皮得多厚啊。”

卫陵再次翻开了之前的议案，忽然想到了解决办法，是啊，脸皮厚一点儿，这事不就过去了吗？过了半晌，他淡淡地开口：“心理素质确实不错。”整个会面过程，半个小时里有二十五分钟都是她在自说自话，极力邀请他去萨国，不过只看她的表情便知道她在盘算什么，在他完全不接话的情况下，她还能从风景说到人文，心理素质确实非同一般，毕竟这年头敢在他面前说这么多废话的人实在不多了。

片刻后，卫陵又道：“你要是送她一幅白任之的画，还是有可能看到她不好意思的表情的，毕竟没偷到。”

谭戒：“……”

出了主楼，赵后玺便问阮昭宁：“他们是不是知道了？”不然不会这么多东西不送，偏偏送她最喜欢偷的。

阮昭宁再次逮到机会对她的智商表示了鄙薄之意：“这还用猜？我以为人家已经说明了。”

赵后玺到底是平民出身，对这种官僚阶级心里有些害怕：“他们不会派人把我抓起来吧？”

阮昭宁脸皮厚，心也大，对于卫陵这种明晃晃的打脸行为，除了有点鄙视他不是男人，再无多余的担心：“人家要抓你还会送东西来？放心，你的脸还没那么大。”

听听，这是在安慰人吗？不过赵后玺明显感觉到他们身边的安保人员多了起来，她撇撇嘴，柒区特别值钱的东西阮昭宁不会让她去偷，她更不会主动去偷，她又不想死，他们王子殿下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萨国离尼丹国的帝都并不远，坐飞机只要两个多小时。两国比邻，经济状况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萨国在百年前那场大战前也是富足的国家。由于永久中立国的身份，萨国并没有受到战争侵扰，而周边的几

个小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饱受战争的摧残许多年，最后大都自愿并入了强大的尼丹国。最后，只剩下萨国孤零零地独立在那里，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大国的扶持，萨国的经济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如果说尼丹国的国土面积是一只五米长的豹子，那么萨国就是一条鸡腿，小得可怜。

每次隔壁的尼丹国举行大型活动的时候都会主动给别国皇室发去邀请函，而萨国必须着人去要，尼丹国才会不情不愿地送来一张邀请函，所以说国富民强是多么重要啊。

萨国唯一能赚钱的资源——石油是萨国贵族百里家族代理的，百里家族把持着萨国百分之五十的经济命脉，国家多次想要把石油代理权收回来都没有成功。百里家的每个人都是大奸商，这是阮昭宁对百里家族非常中肯的评价。

回到格丽宫，阮昭宁的笑容真切了许多，连脚步都轻快了一些。她问迎上来的女仆：“淳宁呢？”说着，亲自提了礼物盒子，随时准备前往女仆说的地方去。

女仆如实回答之后，阮昭宁便提着礼物去了花房。还未走到花房门口，一个小小的身影便炮跟弹似的冲出来扑到了她怀里，紧紧地抱着她的腰，喊道：“姐，你回来了！”

阮昭宁一只手将盒子举高以防碰到淳宁，另一只手摸着淳宁的头，声音轻柔：“我们家的小公主在家里乖不乖呀？”

淳宁的声音清亮欢快：“乖！”明明已经十六岁了，因为生病，淳宁的个头仍像十二三岁的孩子。有时候阮昭宁觉得生活把所有的苦难都给了自己的妹妹，可是每次看到她的眼睛，又会觉得不管生活有没有把你踩到泥里，只要你怀着生的希望，总会有转机的，比如医生以前总是说淳宁活不过十二岁，可现在她已经十六岁了。淳宁的眼睛很漂亮，像是会说话一样，盯着你的时候会让你的心情不自觉地好起来。此刻她正蹦蹦跳跳着抬手去拿阮昭宁手里的盒子：“姐，你给我带了什么礼物？”

阮昭宁将盒子递给她，道：“喏，你最喜欢的。”

淳宁将盒子打开，当看到里面包装好的伽林豆和尼丹国独有的小吃时，惊喜的表情几乎全写在脸上：“柒区的人这么大方？姐，这是真的吧？”淳宁虽然有心脏病，但是最喜欢的东西只有这两样，阮昭宁不想

因为她有心脏病，便剥夺她这唯一的爱好，她的生命本就短暂，若是连吃喝都不能被满足，那未免太残忍。

“真的，柒区的王子殿下听说我有一个妹妹喜欢这些东西，便特意让我给你带来。”阮昭宁面不红心不跳地说着谎。

淳宁的眼睛亮晶晶、水汪汪的，她转头看着阮昭宁，道：“是卫陵王子吗？他真的知道我吗？”

“真的，他不知道从哪里看到过你的照片，还夸你的眼睛很漂亮呢。”阮昭宁想到道别的时候自己同卫陵坐在一起，一直都是自己在说话，他则稳稳地坐在那里盯着她，似乎在认真听她说话，从头到尾没有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色，将自身修养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她坏心眼儿地想要知道他的耐心到底有多少，便自说自话了半个小时，结果他依旧没有任何反应。而且就算是发现她派人去偷他的宝贝，他也只是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提醒她。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男人。

“他本人有照片上那么帅吗？”淳宁的少女心开始泛滥，对这个举世闻名的单身男人自然也是有兴趣的，哪怕是八卦也好。

阮昭宁心里却一阵阵泛酸，淳宁自出生起便没有出过格丽宫，她是个没有自由的公主，外界甚至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淳宁公主。在萨国从来都只有一个受人爱戴的昭宁公主，淳宁是被掩埋在黄土里的存在。她摸摸淳宁的头，道：“他本人比照片上还帅。”

“比照片上还冷酷吗？”

“是的。”

“比照片上还有霸道总裁范儿吗？”淳宁的世界是单纯的，她接触到的电视剧从来都是不能涉及皇室的，所以她分不清总裁和王子的区别，也不明白王子和总裁意味着什么。

“是的，比总裁还有范呢。”阮昭宁的眼眶不禁红了起来。

淳宁又问了许多卫陵的事情，直到秘书长蔡先生亲自来找阮昭宁：“殿下，陛下请您过去一起用餐。”对于阮昭宁一回到格丽宫便去探望淳宁这件事，所有人都已经习以为常。

阮昭宁想了想，转头去拉淳宁的手，只是还没开口，蔡先生便道：“陛下说有事要同您商讨，让您务必单独前行。”

阮昭宁看到淳宁眼中闪过失望，心里又是一哽，语气里却没有任何不高兴，只是站起身来捏了捏淳宁的脸颊：“我去找父亲商量一些事情，你乖乖等我，晚上我们一起睡。”

听到可以和姐姐一起睡，淳宁刚才的不高兴立刻消失不见：“好！姐你快回来！”

“知道啦。”说完，阮昭宁转身往外走去，蔡先生紧随其后。

出了花房之后，阮昭宁的脸色便沉了下来，一直到正殿都没有说过一个字，倒是蔡先生在她进去之前苦口婆心地劝着：“殿下，您可不要再和陛下置气了，毕竟他年纪大了，您就当是让让他。”

阮昭宁点点头，道：“他不同我置气的话，我自然是不会和他置气的。”她说的完全是大实话。

闻言，蔡先生叹了一口气，看着她脊梁挺得直直地走进，一看便是紧绷着的，若非贴身侍候，他也不会知道萨国最著名也最尊贵的一对父女的关系竟然势同水火。

一路通畅，偶尔有几个仆人经过，都垂首站在一旁等她先通过。到了餐厅，出乎意料的是，她的餐具被摆在父亲旁边，父亲的面色也比之前温和许多。她心软了一下，走过去叫了一声“父亲”，然后在他旁边坐下来。

阮政看着亭亭玉立的女儿，几日不见，心里自然是挂念的，此时见她低眉顺目地迎合他的心意更是高兴，于是和蔼地问道：“阿宁，成人礼怎么样？”

阮昭宁见他态度温和，声音也低了下来，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她并不想和他对着干，便道：“和往年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

父女间难得气氛会这么融洽，阮政又问：“今年卫陵王子请谁跳的开场舞？”

“兰国的法蒂公主。兰国国势正旺，法蒂公主长相漂亮，在世界范围内人气都很高，选她正好，比她地位高一些的没她人气旺，比她地位低的又没有可比性，卫陵的选择很公道。”每年成人礼宴会几乎是全世界女生的较量，大家用尽手段就是为了能和卫陵跳开场舞，因为那个和卫陵跳开场舞的人，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为来年最佳人物之一了，而那个

亘古不变的热门话题人物自然是卫陵。

虽然是铁打的卫陵，流水的舞伴，但是对阮政来说，最遗憾的莫过于阮昭宁十八岁成人礼的时候连卫陵舞伴的位置都没混上。提起卫陵，他还是忍不住赞叹：“尼丹国确实厉害，卫陵作为第一继承人，又这么出色，尼丹国日后必定会更好。”说着，他忍不住提点阮昭宁，“你也要多向他学习，毕竟以后萨国的重任就在你身上了。”

阮昭宁点点头，有些蔫蔫地道：“我会努力的。”虽然她一看各种报告会便打瞌睡，参加任何会议都会走神，但是她真的一直在努力，只是效果不明显。

阮政心情好，想听阮昭宁多讲讲，便问：“在尼丹国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跟爸爸说说。”阮昭宁小时候最喜欢他，每次远远地看到他，必会跑过去扑到他怀里，他也总是把小小的她举起来转圈，丝毫不顾及形象。那时候所有人都说他们父女关系真好，现在他年纪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怀念那一段时光。

阮昭宁想了想，觉得自己有必要给父亲解解闷，便道：“尼丹国有一种叫奎米的小吃刚流行起来，我一个人吃了三个都没事儿，可那个法蒂公主吃了半个就开始拉肚子了。后来还请了医生来，折腾了许久。”

当时很多人都吃了奎米，只有法蒂公主出了事，虽然看似意外，但是阮昭宁觉得她是被人报复了，因为在宴会开始前阮昭宁一不小心撞到她在勾引卫陵，而卫陵的反应也很奇葩，看着她折腾了许久之后，才冷声点评：“胸太小，鼻子太假，下巴削得太尖，没兴趣。”

阮昭宁当时没忍住笑出了声，然后就被一双锐利的眸子锁住，吓得转身就跑，仿佛背后有人追杀她一般。当然这件事她不能告诉父亲，不然又会引来一大通说教。

阮政总结道：“所以你要坚持锻炼身体。听说你去尼丹国这几天一直在偷懒？”

真是没有什么是能够瞒过父亲的，所有的一切只在于他说与不说。阮昭宁讪讪地道：“每天都坚持跑半个小时步，其他的明天会补上。”

这下阮政满意了，两个人一时之间又无话可说了。

静谧的空间里只听到餐具碰到餐具发出的轻微声音，阮政伸出手指

在叉子上碰了碰，然后开口：“一转眼你就二十二岁了，今年的生日想要怎么过？”

虽然父亲心里记挂着她，让她很高兴，但是她不喜欢父亲总是故意忽略淳宁，于是提醒道：“父亲，淳宁十七岁的生日马上也要到了。”

闻言，阮政原本温和甚至带着温柔的脸色几乎在顷刻间被冰雪覆盖，他道：“阿宁，你管好自己就行了，其他事不必多言！”

这是他们父女之间的死结，谁也无法说服谁。阮昭宁不想闹得不愉快，干脆不吭声。

过了许久，阮政又开口：“百里家那个孩子我看不错，你多和他接触一下，毕竟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原来这才是这顿饭的目的，阮昭宁闭了闭眼睛，然后提出条件：“淳宁年纪大了，心性也坚强，还是给她找所学校吧，她总是一个人待着也不好。”因为淳宁有心脏病，所以父亲一直不同意淳宁出去上学，从幼儿园到高中，她的全部课程一直是请家庭教师来格丽宫教的。淳宁失去了作为一个孩子的乐趣，阮昭宁不想她再失去上高中甚至大学的乐趣，失去同龄孩子的友谊，这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至关重要。

阮政没有接她的话题，而是继续说着自己的话：“虽然百里家不过是想攀上我们，壮大他们自己，但你是我的女儿，我并不想让你为了国家嫁给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阿宁，你的婚姻始终是自由的。”

阮昭宁也自说自话：“我想带她出去转转，从小到大她一次也没有出过格丽宫。”淳宁不是没有想过出去看看，只是每次都会被人拦下来，后来阮昭宁想带淳宁出去看看，依旧被拦了下来。为此阮昭宁同父亲争吵过许多次，只是从来没有胜利过。

阮政放下餐具，直直地看着阮昭宁，从目光到语气都像是西伯利亚冷风过境：“阿宁，我们没必要提她。”

“为什么？她是我妹妹，也是您的女儿，可是整个萨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还有一个二公主。她一出生就像是犯人一样被关起来、被埋葬，是不是到她死都不能看到外面的阳光？”阮昭宁迎着父亲的目光，没有丝毫惧怕，缓缓地道，“母亲也是这样想的吗？想要把自己的女儿毁掉，让她一生都活在黑暗里，让她……”